这几天，聚餐频繁。  
  
几乎，每晚。  
  
好在，没喝酒……  
  
为什么这么频繁？  
  
因为，有骑友获奖了，二等功。  
  
大家轮流祝贺。  
  
为什么要轮流祝贺？  
  
他在核心位置，对于所有人而言，都是资源。  
  
他对我很好。  
  
所以，别人劝我喝酒，他都拦一下，小董不喝就不喝吧，毕竟他要写文章，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大脑。  
  
大家也就不再劝了。  
  
但是，不喝酒有个问题，坐不住。  
  
别人聊的热火朝天，一句话重八遍，咱还要反复点头称是……  
  
老大哥很懂我，就劝我，小董，是不是自己带孩子？  
  
我说，是的。  
  
他说，你也不喝酒，早点回去吧。  
  
我说，好。  
  
八点左右，我就走了。  
  
每晚都是如此。  
  
这么早，我回家，媳妇和儿子也不欢迎我，因为他们俩肯定都抱着手机在玩游戏，我一直都不理解，为什么我媳妇这个年龄了还这么痴迷于游戏，最近，我发现了端倪，就是总有人给她发语音或打电话，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，讨论怎么组队怎么拿人头之类的，我推测我媳妇是认识了一群玩游戏的朋友，从而痴迷于其中了，类似吸毒，有了圈子。  
  
所以，我一般都是等到九点十分左右才往家走，到家九点半，然后督促孩子睡觉，我洗刷一下，也睡觉。  
  
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尴尬。  
  
八点左右，我若是再去书店，要开门，要开空调，半天不热。  
  
我还是去餐厅吧。  
  
没地方停车，我发现店长的车竟然占了一个车位，我按了按喇叭，跑出来了，因为我规定过，自己的车不能占车位，她急忙把车开出去，我把车开进去，她停路边了。  
  
我问了一句，不怕拍照？  
  
她说，我套上口罩了。  
  
我们县城有个特殊产业，叫流动拍照车，路边停车就是100块，很多人就在车牌上套个口罩。  
  
我进屋后，她也跟了进来，急忙解释：我下午四点去买牛蹄子了，回来就忙的没把车挪窝……  
  
我说，没事。  
  
我进了小屋，我发现茶桌上的茶叶都没倒，至少两天了。  
  
我想把服务员喊来让她看看。  
  
看她忙前忙后的。  
  
算了。  
  
我让店长收拾一下。  
  
她问，喝什么茶？  
  
我说，不喝了，拿瓶水给我就行了。  
  
她问，你吃饭了吗？  
  
我说，吃了。  
  
她说，我弄点牛蹄子你吃。  
  
我说，我不吃那玩意，一股牛粪味。  
  
她说，真没有。  
  
我问，谁点的这个菜？  
  
她说，有桌清真。  
  
我说，我不吃。  
  
她一会端来了，牛蹄子煮了以后就跟水晶似的，拌了蒜，还是蛮好吃的。  
  
厨师也过来了。  
  
我问，都炒完了？  
  
他说，还有汤和水饺，晚一会上。  
  
我问，今天忙不？  
  
他说，最近几乎天天都满员，我现在都是下午两点就开始做下午的菜。  
  
我问，最近有什么新闻没？  
  
他说，我草，我忙的跟龟孙似的，哪有机会露个头，什么事都不知道，一天到晚就在琢磨菜，摸着老婆的奶子还在想着火大点火小点，别炒糊了。  
  
小徒弟喊他，不知道哪个桌要加菜，他去干活去了。  
  
店长过来了。  
  
我问，最近有什么新闻？  
  
她说，你还记得一个住别墅的不？开个奔驰，开橡胶厂的？  
  
我说，吴中华。  
  
她说，对。  
  
我说，他不是老板，他是业务经理。  
  
她问，你觉得他有钱不？  
  
我说，普通人吧，他那别墅七八十万买的，是联排又是叠加，我觉得没什么钱，我们一起骑过车，很多女人都觉得他是大老板，但是男人普遍对他不感冒，因为他在我们面前吹不起来，奔驰也没多少钱，三十四万。  
  
她说，前段时间加我微信，说是订桌方便，从那以后，天天弄事。  
  
我说，是想睡你吧。  
  
她说，我让恶心的都想写文章了，我就是不会写，我要是写，他绝对是个奇葩，说他有什么想法都喜欢跟我交流一下，说我比她媳妇聪明，懂的如何经营之类的，问我开多少工资可以给他当店长。  
  
我问，开什么店？  
  
她说，他就是希望我问他这句话，他好显摆一下，意思是自己有的是钱，想投资新产业，我就是不上套，就是没问。  
  
我说，他泡妞是有一套的。  
  
她说，我让恶心的头疼，这样的人，我要是跟他睡觉，能吐半天。  
  
我说，蒙上被都一样。  
  
她说，那不行，万一再弄个假的呢？  
  
我想了半天才反应过来。  
  
你这车开的……  
  
我没接茬，店长是我嫂子的亲戚，可不能胡来。  
  
她也不是说要调戏我，没这个意思，是干店长的基本操作，就是聊正经的也行，聊骚的也在行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我好几次都想把她换掉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她虽然有经验，但是没有文化，这是硬伤。  
  
但是呢，她能力的确很突出。  
  
除了偶尔耍点小聪明，拿点占点。  
  
这些无所谓，咱都看在眼里，不说，也允许一定的损耗。  
  
水至清则无鱼。  
  
我们店没有现金交易，没有现场买单，全是倒扣钱，厨师买菜必须当日报销，这样我们基本可以推测出一桌成本多少利润多少，管住了资金通道，剩余的无非就是拿点菜拿点酒，无所谓了。  
  
店长拿手机给我看吴中华跟她的聊天，吴中华果然是舔狗模式，说自己跟老婆没有感情，也不啪啪，说很喜欢她之类的。  
  
我说，她之所以没吸引你，只是因为你也知道他没钱。  
  
她说，也对，就跟你们兄弟俩似的就行。  
  
我说，我白搭，我哥行。  
  
她说，你错了，你哥就是个草包，你才搭。  
  
我问，有勾搭咱家服务员的没？  
  
她说，少不了。  
  
我问，有勾搭上的吗？  
  
她说，反正，我知道跟客人去海边看过日出，别的不知道了。  
  
我问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 
  
她说，俩人发了差不多的朋友圈，我早上醒了刷到的，应该是晚饭后去的日照，早上回来的。  
  
我说，还挺浪漫的。  
  
她说，你呀，根本不懂现在小姑娘，看似憨厚，其实什么都懂。  
  
我说，这是她的私事。  
  
店长继续去干活去了，我让她把服务员喊过来，我跟聊几句。  
  
服务员是我师妹。  
  
我问，去年差多少分？  
  
她说，六分。  
  
我说，我有个建议，选高中，别选小学，因为现在教师资格证放开以后，非师范专业全部扎堆小学了。  
  
她说，高中太难，需要考高考内容。  
  
我说，参加培训班，网课就行。  
  
她说，高中课程我早都忘了。  
  
我说，再拾起来。  
  
她说，我觉得小学还容易一些。  
  
我说，这一点，你真应该多听我的，在运动领域有个说法，准入门槛越低的领域进阶越难，考试也是如此，所以你应该选高门槛的，这样竞争不激烈。  
  
最近也在密集相亲。  
  
在我看来，这些男人都是三无人员。  
  
有在化工厂干办公室的，有在食品厂干业务员的，还有自己开店卖净水器的。  
  
这……  
  
的确，在她身上，感受不到那种霸气。  
  
但是呢，这种事，咱也不能越俎代庖，那就成了皇帝不急太监急了，考试是她的事，不是咱的事。  
  
九点左右，我准备回家了。  
  
遇到了一桌客人，四个人，其中一个女的我认识，一个男的我也认识，都属于酒神系列，女人有正当职业又有酒精依赖，基本就是酒B模式，就是谁请喝酒就让谁用，但是，你若是初次跟她认识，你会觉得她是很牛的一个人，整个县城，没有她不认识的人，我记得我写过一篇文章，就是讲述这个群体的，红利可以持续多少年？二十年没有问题，就是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，一天两顿酒，而且都是很不错的饭店，白酒一斤，啤酒随意来。  
  
不喝？  
  
睡不着。  
  
但是，有个前提，必须有正经的职业，而且必须是正式的，若是社会上的女人爱喝酒？那只能去地摊，不受尊重。  
  
我干餐厅，这类事就见的更多了。  
  
问打牌不？  
  
我说，我不会打掼蛋。  
  
因为，现在县城流行打掼蛋。  
  
说那可以打保皇。  
  
我说，那可以打两局……  
  
我陪他们四个打牌，四个人都喝了不少，因为一张牌，四个人争论了半天，我属于唯一清醒的，还不能多说，我们是憋3模式，就是3最后出，很容易被闷在家里了，因为有两个特权，保子手里的那张牌属于特令可以管大虎的，四个同一花色的可以当炸弹，例如四张梅花6就是炸弹，炸弹可以炸万物。  
  
酒后，他们有多荒唐呢？  
  
打到最后，找不到3了。  
  
聊到了失眠，四个人，三个严重失眠。  
  
让我劝走了，我上车准备走时，我发现大高个跟这个女的一个车，俩人在车里亲嘴，关键是，代驾也在车上……  
  
咱管不了，毕竟酒哪能白请？  
  
我以前，真的没发现有酒精依赖的人这么多，过去我以为有酒精依赖的人就是村里的那些酒鬼，但是，这两年，我干餐厅后，我深刻明白了一点，酒精依赖就在我们身边，越是受人尊敬的越容易有酒精依赖，因为被宴请的几率高，现在求人办事，咱不说大城市，就说小县城，请吃顿饭，怎么也要四五千元，贵在了哪？就是酒，例如十人桌，喝两箱梦之蓝是常态吧？关键是，现在只要不是硬通货，拿不出门，我们这边一般就是洋河系列，泸州老窖系列，茅台系列，百十元的酒基本上不了桌。  
  
昨晚，有个处理罚款的，12人喝了12瓶贵州大曲，还拿了两条中华烟，请客的跟我认识，否则他也不会安排在我们这边，他上厕所时跟我调侃式抱怨了一句，意思是现在监督部门权力太大了，至于是监督什么的，我没问。  
  
咱也不关心。  
  
说实话，我看到的酒桌故事太多了，但是我觉得想写的，都不能写，写了要掉脑袋的，例如请客吃饭，满满一大桌菜，就俩人，也不喝酒，也不大吃，偶尔夹两筷子，坐一会，聊一会，就走了。  
  
事情就谈成了。